

困境

政雄和母親在暮色中抵達臺北。每節車廂迫不及待的卸下沉重的負荷，目送人群螞蟻般地移向出口。剛下了一陣雨，空氣中尚留存著蒸發未盡的暑熱。霓虹燈影似真似幻，五光十色的塗抹了一地。阿樹嬸微眯著雙眼任車輛、行人在面前流逝。

「媽媽呷到六十多歲，這還是頭一遍上臺北呢！」出發前政雄的哥哥笑著說。

「阿樹嬸，這麼多歲去臺北風騷啊？」鄰居也在旁打趣。

六十多年！超過一個甲子的歲月浸在泥裏汗裏，圈在溪流竹叢環繞的農村裏。年年有人出生，有人死亡，人在變，景物也在變。有條管道通往那陌生的外界，收音機、腳

踏車、電視機、摩托車、鐵牛、烘穀機、還有太空人登上月娘的傳說……一樣樣流入，但是她從未殷勤探索管道那頭的風起雲湧。

童年，淒淒慘慘、辛酸滿腹無人知的養女生涯。瘦弱的身軀承接下無止盡的工作：洗衣、煮飯、砍柴、舂米、放牛、撿豬屎牛糞……。疏忽招來無情鞭打，剝光衣服倒懸樑上的苦楚，竟也淡了，遠了。

青春，消磨在製糖會社的甘蔗園裏，哼唱著歌謠。廿歲，無爹無娘浪跡四方的阿樹雙手空空地前來入贅，一次又一次，酗酒後將心頭鬱悶向她作暴戾的宣洩。孩子接連出世，榨乾了她的乳汁。家事、田事壓得她難有喘息的機會。媳婦入門，六、七個孫子都在她照顧下成長，而今猶等待抱政雄的孩子……。

在火車上阿樹嬸大半的時間就這樣怔怔望著窗外，陷入沉思。政雄坐在一旁不敢打擾她。難得有這樣的機會閱讀母親額頭每一條紋路。它們在父親去世的這幾年似乎更加抵不住流光的侵蝕，愈刻愈深。

「啊！」每過一個山洞，阿樹嬸都驚嚇得緊緊抓住政雄的手。接觸到母親粗糙的肌膚，有如七月天收割後龜裂的土地，政雄有難抑的激動。

望著垂垂老去的母親，他不知如何表達內心的崇敬與愛憐。幼年重病，母親曾背負他跋涉長途求醫，雙足流血起泡。他記憶中母親的手腳一直都在操勞著，為家、為孩子。

對了，那年八七水災，他也是這樣驚懼的緊握住母親的手，從避難的高處望著滾滾洪水捲去了他們的家畜、田宅。

婆婆傍晚要來，雅萍一整天都忙著張羅。

下午趕到公教福利中心採購，買了床單、毛巾、毛毯、牙刷等日用品，又挑了些食品罐頭。

結完帳，在樓下水果店叫了杯胡蘿蔔汁解渴。鮮紅的汁液上昇，汗水止不住地下流。目光投向店外的行人，很快落在一個穿著寬鬆露臂裝的孕婦身上。高挺的圓圓滾滾的球體晃動著，真不知殞落時會造成多麼驚人的崩裂。她下意識地摸了一下日漸隆起的腹部。前天產前檢查時第一次聽到胎兒活潑有力的心音，那一瞬間她想歡呼，讓天地間充滿喜悅的音符。懷孕初期噁心嘔吐等種種不適曾讓她成爲一個憂慮不安、歇斯底里的女人，她甚至有些厭惡這小生命的侵入破壞了她生活的秩序。

厭惡的感覺畢竟敵不住那出自母性、日益滋長的深沉愛意而消失得無影無蹤。她近日胃口也轉好，每天喝一杯牛奶或豆漿，注意魚肉與蔬菜的適當配合，不時熬些排骨湯補充鈣質，每日還服用一粒維他命丸。

但是心頭的焦慮卻久久蟠踞不去。孩子生出來要怎麼辦？由誰帶？

自小生長在都市裏的公教家庭；父母從大陸遷臺經濟上雖不寬裕，卻竭盡心力栽培他們兄妹唸書。她婚前幾乎沒有進過廚房燒過一道菜。埋首課業是她的職志，好的成績足以寬慰親心。日子一久，對做學問也產生了興趣與信心。

大學畢業又花了許多心力唸完研究所，學術生涯正值起步階段，孩子的出世會不會逼她放棄這條她喜愛的路呢？

過去每當她聽到女孩子唸書沒用，到頭來還是得在家煮飯、帶孩子的論調都會氣憤得反唇相譏，將對方歸爲老冬烘或男性沙文主義者。但是目睹不少當年壯志凌雲的朋友在婚後掉入柴米油鹽、奶瓶尿布的陷阱中一蹶不振，不免心驚。

「送回鄉下讓媽媽帶吧！」政雄建議。

四年前在臺北公證結婚完畢，隨政雄南下，第一次踏進那幢紅磚農舍。一進廳門，婆婆就領著他們拜神明公媽，然後轉向她說：

「你們兩個都不少歲，要趕緊生。」

「沒閒帶孩子。」她脹紅了臉回答。

「免煩惱，囡仔生了給我顧，我還有法哩！」

那時她還在唸研究所並兼助教，政雄的攝影社尚在草創階段，她堅持不能有孩子。近年來攝影社的業務上了軌道，她也完成了學業升任講師，已成家生子的朋友見了面總

免不了問一句：「你們什麼時候也製造個孩子啊？」政雄也不時試探性的問道：「媽媽已經等了好久了，是不是該讓她歡喜歡喜？」

「她不是沒有孫子，也不差我們一個。」

「妳不明白，不見到每個孩子成家生子，她就不安心，總覺一生缺欠了什麼。」

「你是不是也想要孩子？」

「妳不想？」

聽說她懷孕，又搬了新家，婆婆居然不再搬出「出門沒慣習」的理由，答應到臺北看看。

孩子出世送回鄉下給婆婆管的想法她不贊成。婆婆年紀已這麼大了，路途又這麼遠，她無論如何也不放心。這次婆婆來臺北倒是一個機會，如果能適應，可以搬來和他們住，孩子生出來也不愁沒人帶了。

「夭壽，住這麼高！」阿樹嬌氣喘吁吁地。

雅萍站在樓梯口張望，好一會兒才看見婆婆矮小臃腫的身軀在政雄扶持下登上四樓。

飄來一陣玉蘭花香，雅萍在婆婆的髮髻上發現兩朵，是清晨院中摘下來的吧！經過

一天的風塵，和婆婆的面色一樣，有些焦黃。

阿樹嬌身上一襲藍衫，一條黑褲，布色泛新，顯然是爲出門做的。

「這厝設備得這麼美，庄腳住的比起來好像草寮呢！」

室內牆壁貼著花紋壁紙，雅萍精心選的兩座吊燈幽雅地垂下，柔和的光照在檯木地板上閃閃發亮，新買的一套沙發上躺著幾個綉花椅墊，隔間櫥內放置電視機以及幾套美術、攝影、各國史地風物叢書，還有一缸金魚在小茶几上梭巡。

「坐那麼久車一定很累吧！」雅萍遞了一杯茶給婆婆，再把燉好的一鍋雞湯和幾樣小菜擺出來。

「喔，火車隆隆叫。過一個山洞就讓我驚一跳。」

「臺北車頭有好看嗎？」

「全是人和車，我看久會頭昏。」

「來臺北，妳有想去什麼所在玩？」

「幾個孫仔都叫我去看動物園。」

「政雄，我們明天帶媽媽去好嗎？」

飯後政雄向母親解釋熱水器及抽水馬桶的用法，要她換洗後早點休息。

「轉一下就有燒水出來真便利，在庄腳還要生柴火。便所在室內真趣味，我較早聽

人說都市人放尿放屎沒臭，我沒愛信，真是這樣呀！」

住鄉下的時候，雅萍最不能適應的就是那無人清理的廁所，以及婆婆房內尿桶發散出來的刺鼻異味。

阿樹嬸對雅萍爲他準備的彈簧床卻無法消受，才躺上去，就難過得爬了起來，要政雄把床墊拿掉，她寧可睡下層硬板。



「到了沒？到了沒？」公車進入市區，阿樹嬸用手帕掩住口鼻，不斷問道。黃濛濛的天空沒有一片雲彩，兩旁樹木披著塵埃，像是沙場嚴陣以待的哀兵。尖銳的喇叭聲中各型車輛奮力掙脫，留下濃濃的，夾帶惡臭的黑煙。

一到動物園門口，阿樹嬸就怯怯地舉足不前，人多得超出想像。政雄買完票在前開路，雅萍一手牽住婆婆，一手護著腹部，總算擠進園門。

真不知有多少年沒來這裏了。雅萍記得幼時紮了兩條辮子，花蝴蝶結飄啊飄的，蹦蹦跳跳地丟花生米、香蕉給大象、猴子吃，父母隨在身後溫柔地笑著……。以後帶孩子來會有另一番體會吧！

阿樹嬸開始還興致勃勃地觀賞她生平第一次見到的駱駝、斑馬、大象、河馬、花鹿……到後來竟一直叨念著鄉下養的鴨、鵝、土雞、火雞、以及一對珠雞。

見母親興盡，他們便提早回去。

新家位於市郊，自從打通一條通市區的隧道以後，成批外觀大同小異的公寓出現於先前的田野間，帶來了許多中收入的家庭。公寓的正面貼著彩色瓷磚，陽臺上的花木襯托其間，頗有小康家庭的情致；但是許多公寓背面沒幾年已呈現一幅殘敗的景象：水泥牆經雨水侵蝕，露出黑褐色的斑紋，防盜鐵架的油漆脫落，鐵鏽遍生，裏面飄舞著零亂的衣褲床單。反倒是幾幢低矮堅實的紅磚農舍在陽光下無論就形式或色彩來看皆均勻協調。

路旁的田地不是荒著等造房子，就是種菜、種蓮藕，比較省工吧！只有幾塊生長稻子。

「啊！這稻子怎麼生得這麼壞？旁邊發了這許多草都沒人睬，做田那有這款的？」

「這裏的菜瓜出得真慢，庄腳厝後大小條滿滿是，都不及呷。」

「起這麼多厝，都要人要住？一格一格的好像養肉雞。」

阿樹嬸在歸途忍不住感嘆了幾句。

到家門口，雅萍掏出一串加配的鑰匙交給婆婆，教她如何開、鎖大門，自家裝的鐵門，以及裏面一扇雕花門。阿樹嬸有些不耐：

「在庄腳出門都免鎖，這裏的小偷這麼多？」

「附近有人被偷過。媽，日時沒人，妳出門一定要記得鎖門，不認識的人來按鈴，千萬不能開。」

菜販陸續地到齊，在街道兩旁公寓住家門前將菜蔬一樣樣排陳在地面。雅萍帶著婆婆在這條因人口增加，自然衍生的小市集漫步。雅萍不明白千戶人家聚集的地方居然沒預先規劃一個市場，而任髒亂在道旁滋長。

幾條小黃瓜、一把白菜要三十多元，阿樹嬸咋舌不已。雅萍替婆婆買了雙寬鬆的涼鞋，出門穿的那雙皮鞋是阿樹嬸的女兒送的，她第一次穿，沒兩天就把腳後跟磨破了。再加上她的腳關節近來很不靈活，每移動一步都相當緩慢費勁。雅萍一向邁步很大，昨天在動物園走走停停還不覺得，現在拖著婆婆慢行，手腳都有受捆縛的感覺。

雅萍想幸好住在這裏，婆婆平時可以自己出來逛逛，結交朋友聊聊天。如果像以前一樣住在大安區，左鄰右舍講的都是國語，鄉、國觀念分不清的婆婆一定以為到了「外國」。雅萍出生在外省家庭，臺語是小學時跟同學學的，普通交談還可以，深一點的意思就表達不出來。她記得第一次和婆婆見面，婆婆說她講話的腔「怪怪」。政雄解釋她在臺北講的是國語，婆婆問：「國語是不是外國話？」曾令她啼笑皆非。

吃完午飯，雅萍趕去學校教課。臨出門不放心，特地寫了一張註明地址和電話號碼

的紙條放在婆婆上衣口袋，以防她出外散步走失了。

阿樹嬸平日有午睡的習慣，但來到臺北以後總是輾轉難眠。雖然不是臨街的房子，車聲還是清晰可聞。暑熱由天花板、窗門滲入，在室內凝聚，驅之不散。不像在田莊，南風穿過陰涼的竹蔭，拂入入夢。小孫子阿明這兩天不知道和誰睡，會不會找阿媽？出門時稻子已經黃了，該割了吧？這期價錢不知會不會好些。女兒阿珠快做三十歲生日了，外家要準備麵線、壽金、布料……是不是該再打個金戒指送去？剛孵出的小雞不知道媳婦晚上有沒有把籠子蓋好，已經讓老鼠咬死了兩隻了。住公寓真沒伴，各戶都把門緊緊關上，沒啥來往。雅萍肚子尖尖，大概是生男的。政雄已經那麼大歲了，要生個男的才行。……

尖銳的電話鈴響起，打斷了她的遊思。拿起聽筒卻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麼，只好掛斷。睡意已消，打開收音機，沒什麼可聽的。也不想出去，出去要鎖門，走四層樓梯，真霉氣。她把白菜、黃瓜洗好切好，看見炒菜鍋裏外外結了厚厚的一層油垢，就在陽臺找了一塊紅磚磨將起來。

「媽，妳這是做什麼？快坐下休息休息。」

雅萍和政雄先後踏進家門。雅萍見婆婆用力磨擦鍋底，滿臉是汗，不禁愕然。

「在鄉下如果鍋子不乾淨，那家主婦是會讓人笑的。」政雄向雅萍眨眨眼。

飯後照慣例由政雄洗碗。他往常不覺得怎樣，但接觸到母親困惑的目光，忽然不自在起來。在鄉下洗衣、煮飯、洗碗筷都是屬於較輕快的、女人的工作，他一向都是幫忙粗活。

婚後雅萍強調家事分工，既然他找不到什麼粗重的工作，就接下洗碗、拖地的任務。阿樹嬸雖然看著彆扭，也不便說什麼。但她極力反對雅萍偷懶的方法：煮一大鍋飯連吃兩天。

「隔夜的飯不香。」政雄也同意。

雅萍平時只注重品嚐菜的滋味，倒沒留心分辨米飯的味道。種田人家特別知道米香吧！

●
接到母親的電話，要她帶婆婆過去聊聊。

雅萍的媽媽白天替雅萍的哥哥嫂嫂帶孩子，走不開。又在尿布奶瓶中打轉，雅萍可以感覺到媽媽的無奈。雅萍曾讀到一封婦女雜誌上的投書，大意說她們那一代的女性最辛苦，早年在戰亂中顛沛流離，沒有上一代的照顧。現在把兒女養大了，女兒、媳婦受新教育、新思想，喜歡上班，不願帶孩子，她們又得負起養育第三代的責任。

雅萍聽說媽媽有些朋友在兒女成家前就宣佈，以後誰生的孩子都不帶，要過個清靜

自在的晚年。她們常笑雅萍媽媽心太軟，帶大了一代還要帶一代。這些「覺悟的第一代」的想法與作法雅萍初聽之下覺得很傷感情，公公婆婆不是樂於「含貽弄孫」嗎？繼之一想，如果換作自己，大概也會這樣做吧！畢竟屬於被驕寵慣了的一代，凡事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好像父母為子女服勞務是應該的。

還沒進門就聽到小侄兒的哭聲。雅萍見媽媽神色倉惶的清理滿地的玩具，左手還拿著一個空奶瓶。

小傢伙已經十個月了，方面大耳，長得很結實。看到雅萍，擺動著小手，立即破涕為笑，還露出可愛的酒渦。雅萍把他抱起，他發現旁邊站了個陌生人，便目不轉睛地瞪著。阿樹嬸伸出手要抱他，他把頭轉開，緊抓住雅萍不放。

雅萍的媽媽倒了杯水又切了幾片西瓜請親家母吃。她們兩人言語不通，得靠雅萍從中翻譯。

「在鄉下小孩吃不吃牛奶？」雅萍媽媽一面打開S26奶粉罐，一面問道。

「以前都呷人奶呷到一、兩歲，人奶不夠時呷米麩、呷糜。現在囡仔出世沒多久就換呷牛奶，變作牛的孩子，不是人的孩子。你們這裏牛奶一罐多少？」

「這種牌子是美國進口的，一罐要一百多元。」

「這麼貴？我們那裏呷的一罐不過六、七十元。」

雅萍不明白她認識的人為什麼都送S 26這種最貴的奶粉給孩子吃。

「這小孩真難帶，成天要人陪著玩，一走開就哭。白天晚上都睡不穩，常常哭醒。」

「是驚到了，要抱去收驚。」

「收驚？」雅萍媽媽不解地問。

「是呀，你們這裏沒人收驚？在庄腳囡仔驚到，收收就會好。」

小傢伙喝完牛奶，在地上爬來爬去，抓到什麼東西就往嘴裏塞。

「髒、髒，雅萍，快點把拖鞋拿開，不要給他吃。」雅萍媽媽緊張地叫著。

「沒要緊，庄腳囡仔都是放在地上隨在伊爬、隨在伊呷，不好呷的東西，伊自己會吐出來。囡仔要呷土，身體才勇，才會大漢。」

雅萍想這樣放任的教養方式媽媽一定會反對。果然：

「那怎麼行呢？小孩子一定要看住，如果把扣子還是把錢幣吞下去，危險得不得了。就算不發生危險，隨便吃髒東西，肚子也會生蟲。」

「庄腳囡仔都是這樣養大的，大人那有那麼多時間一日到暗隨囡仔屁股後走？」雅萍回憶起在鄉下看到的孩子，小的多用布將手腳緊緊裹著，放在床上，很少人抱。大一點的就在地上四處爬，灰頭土臉的，大小便隨地解放，大人發現了，倒一點竈灰在上面，用掃帚清除掉。會走會跟的孩子三五成群赤足在河邊、樹叢下遊玩。上回政雄哥哥的孩

子帶她去溪中摸蛤仔，手腳伸入冰涼的水中努力找尋著，找尋那份她難得體驗的鄉野情趣。陽光流遍田野，孩子們黝黑的皮膚像是有油滲了出來。

清晨五點，阿樹嬸猛然驚醒。靈魂流浪了好幾天，昨夜，終於找來臺北，一夢接著一夢。

依稀記得阿樹蒼白著臉，頻頻呼喚伊的小名，伊剛要開口，那張臉就消失在田埂盡頭……伊在埋頭拔菜，厝邊阿成家的牛瘋狂地闖入菜園，蹬足搖尾，把伊踢倒；伊坐在牛背上渡河，水一直漲，一直漲，快浸到伊頭部……

政雄他們還在睡。阿樹嬸把電鍋插頭插上，走到樓頂平臺透空氣。

一排鴿子斜斜地從她頭頂飛掠而過。在微明的天色中她看見一位阿公站在對面陽臺上打拳頭。十多年前了，政雄和伊阿兄向村頭阿平伯學過一些，那時候村裡有什麼喜慶活動少年人都會出來舞獅、耍刀棍，活鮮鮮的，從村頭跳到村尾，鑼鼓鞭炮聲震動天庭。

從何時起年輕人一個個離村到外面呷頭路？政雄也成了都市人了。阿樹留下的幾分田遲早會沒人做，政雄的份已經賣掉了。

腿彎了兩下，還是僵僵的，腰也有些酸痛，吃人參、注射都沒效。人老了，沒用了，這次回去一定要把壽衣準備好。人家富裕人連風水都看好了。

回到屋內，政雄穿著白色的運動衣褲向母親道了聲早，說要出去跑步。雅萍躺在地板上，不斷地左翻、右翻、抬腿、放腿。阿樹嬭有趣地望著。

「這樣做運動，到時候較快生。媽，生孩子是不是很痛很痛？」

「痛是會痛，過了就好。我一共生六個囡仔，死一個，每次都是工作到生，沒像妳那樣運動。有政雄的時候我起初還出去做小工，挑沙石，後來別人笑說兩個人做較有力，我就沒愛去了，只做自家田裡的事。政雄出世前一點鐘，我還在菜園除草，肚子痛，趕快回家，沒半點鐘就生了出來。」

「媽，囡仔在肚子裡是什麼樣的，妳知道嗎？」

「看沒，我怎麼知曉？」

「冊內有圖片，我翻給妳看。」

雅萍起身，從書架上取出好幾本書。懷孕以後雅萍一有空就研讀這些有關生產、育嬰的書籍。政雄笑她是書呆子，只知理論，不懂實際，不看書就怕生不出孩子。

「啊！腿屈著，屁股在上面，真趣味。」阿樹嬭叫道。

「是呀，書上說正常的囡仔都是頭先出來，屁股再出來。」

「對，村裡很早有人生囡仔腳先出來。沒活。妳大嫂頭兩個囡仔出世是我斷臍帶的，都是頭先出來。……雅萍，有感覺囡仔在動嗎？」

「有，多在右邊。」

「我看這胎是男的才對。我生政雄時右邊動，生阿珠動左邊。」

「現在時代生男孩、女孩都一樣。」

「要生男孩才好，兒子會顧父母，女兒再好是別人的。」

雅萍看說不通，便默不作聲。婆婆的期望一定會影響政雄。她本來想不管男孩、女孩，有個孩子就好了，不必多生。如今婆婆的願望在她心頭形成一股壓力，不生個男孩，實在很難解除。

「政雄，你不知道我有多難過，你白天不在，我每次上課回來都看見媽媽神色萎靡，呆坐在那裡，像生病一樣。」

「妳可以帶她出去走走。」

「她固執得很，大概是怕走樓梯，每次都說『莫愛』。當我坐在書桌前準備功課，她就坐在一邊睛睛地望著，害我怎麼也看不下去。」

「她是想和你聊天。」

「幾天來我們談得也不少了。但是她總愛提起鄉下那些我不認識的人、事，我沒什麼興趣，也接不上腔。」

「那怎麼辦？送她回去？」

雅萍矛盾極了。婆婆顯然仍生活在那個她熟悉的舊有世界。看她懶懶的，在新環境中無法自我排遣，雅萍有說不出的煩亂。她原先想把婆婆留下幫忙帶孩子的想法動搖了。

那天路過菜市邊一家新開的托兒所，雅萍滿懷希望的進去參觀。

二十坪左右的空間塞了十幾張床，兩、三個褓母手忙腳亂的安撫不安份的嬰兒。只有一扇通外面的窗子透入微弱的陽光，空氣中混雜著難聞的乳臭和尿臭，孩子的哭聲匯成一條巨流不斷衝擊雅萍的耳膜和神經……她無法忍受，奪門而出。次日和一位同事談起。

「那還算好的，妳沒聽說有的托兒所在牛奶中加鎮靜劑，每個孩子都乖乖地睡著，那才可怕！」

晚餐桌上阿樹嬸提起下星期一村裡神明生日，要熱鬧，她想回去。政雄聽出媽媽渴望的口吻，答應星期天帶她走。雅萍注意婆婆立即浮上臉上的笑意，她明白這次回鄉下以後，她不會再來臺北了。

小東西在肚中使勁踢了幾腳，雅萍縐著眉，一口飯菜說什麼也嚥不下去。

阿樹嬸曾聽人說臺北有間仙公廟很靈，因此星期六早上政雄一提去那裡玩玩，她便

欣然同意。

雇了一部計程車上山，雅萍欣賞著青藍色層層疊起的山巒與相思樹林中光影的變化。忽然聽婆婆說：

「這些草割來給牛呷多好！」

路旁果真有一叢叢茂密的茅草在風中搖曳。

「媽，妳牛草割得還不夠？妳沒看現在人都沒愛養牛，用鐵牛代替？鐵牛較簡單，呷油就夠了。」政雄笑道。

下車後拾級而上，兩邊有賣水果、香紙的店舖。阿樹嬸趨前買了一束香、一大捆金紙。

入廟門，雅萍見婆婆點香就拜，嘴裡還唸唸有詞。

「媽，這廟拜什麼神明妳不知道？」

「不知。神明這麼多怎麼識得了？有拜就好。妳也來拜一下，求神保庇，生個男孩。」

雅萍藉詞上廁所，避了開去。

政雄說上面有個動物園，不妨去看看。

「已經拜好，我們來返。動物園頂回看過了，免再看。」阿樹嬸毫不動心。前晚的不快又湧上雅萍心頭：

她原想在外面吃頓晚飯，然後帶婆婆逛西門鬧區，讓老人家見識一下臺北繁盛的夜景。

在春風得意樓吃廣東點心時婆婆還很高興，她說她是第一次上餐廳，以前只在門口布篷下吃過酒宴。衆多小點中婆婆最愛吃芋頭糕，她便多叫了一客。

但是出了餐廳，還沒走半條街，婆婆就嚷著：

「我沒愛看，我們回去吧！」

她正在興頭，還想去選購一些嬰兒的衣物用品，就這樣被阻斷了——客運車飛奔下山。

阿樹嬌緊緊抓住椅背，閉著眼，臉色泛白。她難得出門，出門多有一定的目的。她缺乏雅萍最重視的遊興，清風明月、山水花鳥不是用來觀賞的，它們只是世間的一部分，就像人在世上要工作、吃飯一樣，沒有什麼值得驚訝。

雅萍把人參茶、白木耳、黑棗、衣料、蛋捲、糖果，一樣樣往婆婆的行李袋中放，塞得滿滿的，但她腦中卻是一片空白。

「囡仔出世我不再來了，妳做月子要多呷麻油雞酒，不要洗冷水，滿月以後一定要抱囡仔回來給我看看，留在庄腳給我顧也可以。庄腳較潤，囡仔較有所在玩耍。」婆婆

臨別的話在雅萍耳際飄浮。

回程走的是高速公路，相當平穩。

阿樹嬌一根根繃緊的神經在遠離了臺北那片塵囂後鬆弛了下來。過去一週她像是落到網中的魚，困難的吁著氣，不住抖顫、掙扎。

媽媽不屬於臺北，我呢？政雄在車上反覆自問。

父親酒後佈滿血絲的眼在記憶中夢魘般出現。

「你師範畢業不繼續教書養家，還去臺北上什麼大學？你如果一定要去，我們父子關係就作一了斷。」

激烈的爭執，火辣辣的耳光，傷痛泣血的心，浪跡外地的孤寂。

陰霾濕悶的都市，入夜常有淅淅瀝瀝的雨聲。母親，聲聲呼喚，深深思念，驅使他一次又一次地返鄉。悄悄穿過屋後的田埂，由後門潛入母親臥室，遞上一包麻糍或一盆清香的蘭花，享受永恒的片刻，浸浴在那哀而無怨、溫暖關愛的眼神中。

父親的氣平息了，剩下的寒暑假他再度插足泥土協助播種、收割。畢業後回去的次數愈來愈少，終於，他在臺北有了家。

對於這個大都市他雖然有許多不滿，卻儘量適應著。人一忙碌，思想感情就鈍化了。一週來母親的舉止表情無可遁匿的收入他眼中，像面晶亮的鏡子，從中映現自己隱藏多

時的鄉土本性。

雖然有些悵然，卻不自禁以羨慕的神色望著母親毅然決然地揮別臺北。至於他，已辛勤的吐了許久的絲，將自己裹在其中，難以自拔。但是不論他多麼努力，始終無法消除的是心底那種漂泊的惶惑感，就像口音永遠夾帶草地腔。

溪流環抱的小村莊，在亮麗的陽光下童話似地展顏。七月的大地鋪著金黃色的地毯，脫穀機置其上，旋轉著齒輪，嘎嘎不休的敘說，掩住並肩揮動鎌刀者的笑語。是阿欽伯那班呢！去年返鄉，見到阿欽伯瘦削的肢體倚在店仔坐椅上，那樣衰疲。而今收穫的季節一到，竟又奮不顧身的投入稻浪中！他嗅到稻葉稻梗的氣息，皮膚也有札札搔癢的感覺。

在水邊洗菜的春貴嫂遠遠的向他們招手，背後嬰兒的頭斜垂著。他問母親：「什麼時候又生了？」

「第四胎了，年頭生的，可憐，又是女的！」

左前方精緻玲瓏的土地公廟別來無恙，依然忠心耿耿的守護著這片水源豐沛的土地。它兩旁繁茂的榕樹枝葉中傳出孩子們的歡叫，響徹晴空。那些田間釣青蛙、尋田螺，溪邊烤玉米、芋頭、捕蝦、摸蛤仔的歡樂日子永遠不會褪色。孩子出世以後，他一定要說服雅萍，讓孩子回來這裡生活一段時間，嚐嚐在泥土稻草中打滾的滋味。

笠。

屋前兩株俊拔的檳榔樹結實纍纍。一入庭院，穀子翻晒一地，嫂嫂在竹蔭下搖著斗笠。

阿明迎上前來，搶去阿媽手上的行李包，搜出糖果。

「有找阿媽嗎？」笑容燦然開放。

一會兒大廳就圍了一圈人。

「臺北人好多，厝好高，餐廳的芋頭粿真好吃……。」

風輕輕地吹送，蟬鳴唧唧，又是一個適於「開講」的午後。

原載：六十八年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人間副刊、收入第二屆時報文學獎作品集

▲三五成群的孩子赤足在田間玩耍。

▼將來孩子長大了，一定要讓他嚐嚐在泥土裡打滾的滋味。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超過一個甲子的歲月，圈在溪流竹叢圍繞的農村裡。

▼伊坐在牛背上渡河，水一直漲、一直漲……

